

真的是贏家麼？

4A 麥家明

「第二屆航模和飛行器大賽一等獎的得主是……張一心和李頌威組別的『展翅號』！」

今天，我的心願終於達成了。步上講臺時大家都跟我道賀，但是這一切都沒有讓我心中的悔意散去，心裏很不是滋味。領了獎盃和獎狀，避開了現場攝影師的「長槍短炮」，我收起虛假的笑容，靜坐在空無一人的公園一角，心裏很是後悔。

李頌威和我都是航模愛好者，我倆也是好朋友。大家都夢想自己所造的飛機能在比賽中獲獎，並在將來的星空中，看到自己的飛機翱翔天際。就在比賽前最後一次試飛的那一天，我正和他商量着一些事宜……

「我計劃在今天進行最後一次的試飛，要在惡劣環境下進行測試。」我在電話裏提議。

「但是我們需要的數據都收集好了，沒有必要再畫蛇添足啊！何況現在是雨季，天氣非常反復……」頌威比較擔心。

那時窗外已經烏雲密佈了。

「要是飛機被刮到湖裏，那我們的努力便全白費了！」

「你不是要造出完美的飛機麼？如果這點風雨都撐不住，還有甚麼資格去比賽？和別人競爭？」我激動地敲打着桌子，大聲反問他。

「風太大會有危……」

「最後一次試飛的機會了！」頌威被我打斷了。「機不可失！人工湖見！」我掛斷了電話急忙往外衝。

人工湖畔有一條用花崗石鋪成的行人道，那是我們的試飛跑道。附近有山有水，有各種不同的地形，還有一個小涼亭，的確

是個試飛的好地方。空氣越來越潮濕悶熱，路上的行人都去躲雨了，只剩下我在跑道旁準備着。

我在湖畔已把飛機準備好了。頌威在一旁焦急的踱着步，他用手捂住自己的嘴巴，焦急不安地喃喃着。我絲毫沒有預料到接下來會發生的事……

在試飛過程中，「展翅號」絲毫沒有被悶熱潮濕的氣候所折服，隨着試飛的進行和時間的流逝，很快，起風了。

直到實驗結束、準備着陸時，詭異的一陣風把它吹離了跑道，一股腦地撞到在跑道盡頭接應的頌威的額頭上。

一聲慘叫。

埋頭苦幹的我大驚失色，慌亂地跑向頌威旁。他痛苦地叫喊着，掙扎着，用手捂着額頭，鮮血染紅了他純白色的手帕，鋁製的機頭凹陷了。

那時的我心亂如麻，一邊幫他處理傷口，一邊後悔當初任性的決定。頌威的傷雖不嚴重，他嘴裏也一直說自己沒事，但我心裏五味雜陳，心裏除了悔意，還多出了一股難以忍受的心酸。他滿面鮮血，卻不怪罪於我……

頂着漫天的豪雨，我騎着自行車把他送回家去。他父親抓住肇事的我，拖到頌威面前惡狠狠地破口大罵，當然包括不堪入耳的髒話。

「你……怎麼搞的！把我寶貝兒子搞成這樣！頌威說他去做實驗，你是不是在拿他做實驗啊？啊？不是？你到底搞甚麼鬼？」他在質問我，更當眾把青花瓷水杯砸個粉碎。「你給我解釋清楚！他為甚麼滿身是血的回來？為甚麼不回答我？我不會再讓你和我家頌威做朋友！」他不斷指着我的腦袋。「我……我還要告你！你居然弄傷我的兒子！我要讓你後悔你今天所做的一切！……」他的手掌在半空中俯衝下來，我閉上眼睛，準備承受

那一把掌。但手掌最終沒有打到我的臉上，反而懸空停了下來。

「爸！這不關她的事……」頌威包紮後有氣無力地躺在牀上，央求着他父親。「是我自己不小心，摔倒……摔在小亭子的臺階上……是我不小心……與她無關的。」頌威父親望了我一眼，儘管他沒打我，但我仍然很害怕和內疚，為甚麼到了這個時候頌威還為我說謊，用一個謊言去包庇一個讓他受傷的罪人？我心中感到不堪之餘，更感到深深的自責……

頌威父親高擡貴手把我放了。我在滂沱大雨中獨自騎車回家，雨滴和淚水一同洗刷我的臉。雨水淋濕了我純白的校服，沖刷掉衣上的汗水和血跡，但心中的罪惡，卻無法沖走……

今天的比賽贏了，我的心願達成了，但我感到後悔，我真的是贏家麼？

沒想到一開始的任性妄為，一次飛行試驗會造成這樣的後果。我後悔、我自責，明明犯錯的人是我，為甚麼受傷的卻是無辜的頌威？我心酸、我無能，身為組長的我，本應該保護組員，不是讓他在活動中被鋁製小飛機撞個頭破血流；我多餘、我任性，為甚麼我偏要畫蛇添足，給實驗徒添風險？不是我當時任性好勝，被勝利衝昏頭腦，他也不會躺在牀上；我後悔、我有罪，我多麼希望躺在病牀上的是我！

「為了比賽，付出這樣的代價……值得麼？」晚上，我在牀上翻來覆去睡不着，腦海裏不停地反問自己。

今天的比賽贏了，我的心願達成了，但真的是贏家麼？